

大家好！我們昨天進入玄義的第二個部分，一開始是「教起因緣」，現在是「本經體性」。體性是實相，實相無相，亦無不相。當然，這個部分我們得多用心去體悟。這個用心還得會用才行，因為學佛最重要的是用真心，用真心了就是會學。老法師講經的時候常常引用禪宗的一句話：「你會麼？」這個「會」就是會用真心。

佛門有六即佛，佛就是真心。有理即佛，從理上講，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。《圓覺經》說：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。」這是從理上講，理即佛。名字佛，第二是名字即佛，有名無實。在修行上，《百法明門論》有提到，人有十一個善心所，其中很重要的慚、愧這兩個善心所。儒家也是很強調，孟子說：「恥之於人大矣，以其得之則聖賢，失之則禽獸耳。」差別很大。慚愧、羞恥心，我們看這個「恥」字，耳朵跟心，人不好意思了，耳朵都紅了，臉都紅了，這個是很自然本有的這種善根流露出來了。所以我們看到名字即佛，我可不能當一個有名無實的佛弟子，不能當一個假的聖賢弟子。

我們一開學，祭拜孔老夫子，祭拜三教聖人，都要從真實心去禮拜。三跪九叩，那可不能叩假的，那變騙自己、騙別人。那冷靜想想，何苦來，騙自己幹嘛？還去騙別人，情何以堪？尤其我們講到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。清朝彭二林居士那一句話，把我們遇到念佛法門的因緣開解得很到位，「無量劫來希有難逢之一日」。成佛的機緣到了，不能糟蹋自己的因緣、糟蹋自己的佛性。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，不受後有，不要再投胎了，這一生一定要出去。這是真正看懂因緣了。所以學貴心悟，學東西最重要的，觸動心靈深

處了，講到某個點痛哭流涕，止都止不住，善根發動。就像夏老說的，慚愧發動，自然就會奮發，不用人家催了；還要人家盯著我們，那是我們慚愧心不夠。

我們要了解，現在傳統文化很難，它從谷底要往上，阻力不少。成德常常問大家一個問題，釋迦牟尼佛三千多年前在印度示現修行，「棄位出家，苦行學道」，最後圓成佛果，講經教學四十九年，說法三百餘會，這是三千多年前。三千多年之後，老法師發願學釋迦牟尼佛，老人家真學，講經六十多年沒有中斷。這個難度，釋迦牟尼佛那時候的背景難，還是現在？大家要多去體會。三千多年前，佛為什麼示現在印度？因為印度那時候是宗教之國，大家面對修道的人都很恭敬，都供養。就是因為這時候宗教很興盛，有人已經修到可以看到其他的空間，可以看到餓鬼道，可以看到六道。可以看到六道不知道六道怎麼來的，也不知道怎麼出六道，不出去解決不了問題，修道就是為了解決問題，出不去。眾生有感，佛菩薩有應，有這樣的眾生，「佛氏門中，不捨一人」，佛就感應在印度教化，示現成佛了。這是在印度的因緣，有人要出輪迴，感應道交了。都要我們用心去觀察。現在印度佛法幾乎沒有了，反而是在神州大地，尤其從漢朝（東漢）佛教傳過來了，整個大乘佛法在神州大地開花結果，你看禪宗興盛了一千年，修淨土往生的那太多太多。而且四大名山都在中國，真的四大菩薩的道場。所以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為什麼後面還加了一句東土難生，中國難生。

當成德看到永明延壽大師所講的《萬善同歸集》，裡面有一句話說，釋迦牟尼佛遣二大菩薩於震旦方向講經說法。佛已經洞察到在我們地球當中這一片國土，眾生有大乘的根性，所以已經遣孔子、老子來教化，打先鋒、打基礎了。所以淨業三福是修學的總綱領，你看第一福，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」，跟我們老祖先強調最核

心的一模一樣，這就是機緣。

而近代，我們仔細去觀察，清朝末年腐敗，對我們整個民族影響最大的，喪失民族自信心，外國的月亮比較圓。沒有信心，就更不可能去學了。所以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就在眼前。我們看到有一些地區離婚率超過七成，很難想像。可能你們的感受沒我強烈，因為成德教過小學，可以感受到孩子假如缺乏父母的愛、比較完整的家庭的愛護，他內心一定會有積累一些煩惱，或多或少。當然成德也見過離異家庭，但是當父母的離異之後有醒覺了，真正調整自己，不去埋怨對方，還是能保持很平和的相處，不去在孩子面前毀謗對方，那這樣的孩子在緣上相對還是比較健康的。但是這樣的離異家庭不是很多，真正能在人生際遇當中經一事長一智，看到自己的不足、過失的，不在多數。

所以要打破自欺一關不簡單。我們經歷過一件事了，只要有錯，不可能自己完全沒錯。「因事相爭，焉知非我之不是？」一個巴掌拍不響。甚至於縱使是下屬錯了、同仁錯了，我有沒有做到應該提醒的責任？我有沒有做到他一開始進來，我就有慎於始，把重要的觀念、態度告訴他？還是我只急著用人，忘了把這個重要的教給他？總有可以反思的地方。我們每天遇到很多境緣，這些境緣假如我們都是責怪人、責怪事，我們每一天都是貪瞋痴做主了，得反求諸己，傳統文化是內學。

所以我們看到《禮記·學記》講的，「人不學，不知道」。孟子提醒，「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」。現在不是國危矣的問題了，現在全世界假如不承傳自己聖賢祖先的文化，那是上下交征利，家都危矣，家都不成家，父子、兄弟姐妹上法庭，鬧得不可開交。孟子又說：「飽食煖衣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」這些聖賢老人言不能不聽。

現在物質豐沛了，說實在的，說物質豐沛那還是看得比較表淺。你看我們現在吃的醬油，我不知道你們小時候有沒有吃過白米飯倒一點醬油？很香。現在人做醬油都變成非物質文化遺產，都在保留，不然失掉了。現在能吃到食物的原味不簡單，很多都是被氮、磷催大的，化肥。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也是被考試催大的，語文數學，數學語文。你看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，這個心表現在哪？表現在方方面面，吃被催大的，教育也被催大。這一句「心生種種法生」在哪？仔細去觀察，這是共業，一不冷靜，隨波逐流。解決問題都是症狀解，沒有習慣根本解。這一句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不務本，家道生不了，事業之道生不了，捨本逐末，適得其反，包含道業也是一樣。

我們接下來還要講到的「一經宗趣」，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所有違背菩提心的心念要放下，不然發不了。老和尚特別講十六個字要放下，放不下，佛門進不去，放下了到佛門口。所以老法師有一句妙法，「念念為眾生著想」，不然這個「我」淡不了，四大煩惱常常現前。所以有佛法就有辦法，師父太多妙法了，就看我們善根福德夠不夠，懂不懂得珍惜，懂不懂得依教奉行。

所以諸位同學，我們看看現在，沒有聖教傳承，近於禽獸，一年墮胎有記載的，全世界五千萬。我請教大家，這個數字在往上還是往下？不難推演。只要東方不興盛聖賢教育、祖宗的教育，西方不興盛宗教的教育，在這種整個功利享樂的風氣，誰不墮落？不可能，人都受環境影響。所以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十萬火急。我們面對現在世間的眾生苦難，我們還想著我自己去享受享受，那這個學不了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慈悲為本。

《普賢行願品》裡面說的，「因於眾生而起大悲，因於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覺」。「因於眾生而起大悲」，眾生不懂

倫理道德因果，造的都是地獄業，所以「興大悲，愍有情，演慈辯，授法眼」。

成德現在想想，要感謝佛菩薩加持護佑。假如成德沒有跨上這個弘揚傳統文化的路，那就是一個小學老師，怎麼去體會到眾生的苦難？當然也可以，你在一個班級裡面，可能一個班級就是整個社會的縮影。但是怕的是什麼？怕的是自己的心。假如只為自己想、只為家庭想，那我可能就每天柴米油鹽醬醋茶，只想著自己家人的享受，跟現在人生的整個境界差別就非常大大。

所以就有人問到成德，那時候還沒出家，說：「你怎麼保持心不退？」成德說，幼兒園老師退休，二三個老人家，在廬江的時候，一看到我，三個人一起跪下去了，我都嚇壞了，然後哭著說：「蔡老師，你要給幼兒園老師講課。他們假如不明理，以不平等的心、愛憎的心對待孩子，對孩子傷害很大。沒有送禮的孩子，他們就差別對待。」這個我現在跟大家分享，那是歷歷在目，在哪一條路上。甚至還有七十歲的一位新疆的老奶奶，也是看到我就跪下去：「蔡老師，您能不能到新疆講課？」真的，這些情境鞭策著自己莫忘世上苦人多。

所以老法師也說，我們生在這個時代，是不幸也是幸，沒有這樣的苦難，很難把我們慈悲心喚醒。而且又遇到了特殊的時代，文化承傳危急存亡之秋，五千年來還沒出現過這個情況，我們遇到了，要勇於承擔。所以我們非常敬佩師父上人，在這個大時代，他發願效法釋迦牟尼佛，講經不中斷。三千多年前佛陀在印度，宗教之國，你修行人家都供養，蓋精舍，祇園精舍。你看當時給孤獨長者護法心切，居然用黃金去鋪地，要把祇陀太子他這個孤獨園能夠買下來，護法這麼切。但三千多年之後，一心講經說法，連住的地方都沒有。李炳南老師都打預防針，「你講得不好還好，你講得好

，住的地方都沒有」，多難！但是老人家走過來了，又把經驗、智慧和盤托出給我們。哪怕是十分鐘談話、五分鐘談話，我們香港協會很難得，做出來「師父說」，字字珠璣，都是無上妙法，一生的閱歷、智慧都在幾分鐘之內和盤托出，就看我們弟子珍不珍惜。

所以我們是從谷底上來，師父給我們做了最好的榜樣。但從谷底要上來，很可能承擔責任都是超負荷的。我們又在傳統文化的單位裡面，也要體諒同仁超負荷、主管超負荷，體會到了，不忍心添一點亂，這是良心，天地良心。良心表現在哪？念父母恩，不只不給父母添亂，照顧好兄弟姐妹。我們現在人連這樣的心都不容易生起來，只想著別人順自己，給自己方便。真是冤大頭，真是糟蹋自己。世間人想到正法團體來積功累德，他不一定有緣。我們邊走，每一步要冷靜想想，積功累德的機緣，你把它弄成造無量無邊罪，那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嗎？所以自愛不簡單、不簡單！

我們學了本經體性，實相就是真心，隨順真心叫自愛。隨順真心那得要無相，實相無相，要離一切虛妄之相。我們的心上要離執著、離分別、離妄想，就是老法師說，「你會麼？」老人家講最多的一句法語，「六根接觸六塵，不起心不動念、不分別不執著」。大家拿這句法語，再來跟我們昨天學的「離一切虛妄之相」。具體來講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提醒自己不能執著。我們前面跟大家談的，不能我見太強，我覺得怎樣怎樣。還沒有證阿羅漢以前，不能輕易相信自己的意思，都要隨順聖賢佛菩薩教誨，這樣才能調伏見惑。思惑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痴、不慢、不疑、不情緒化。一發覺自己的念頭跟見思煩惱相應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，打掉，不能讓它在心上，甚至於相續不斷。所以這個離不是說你不去接觸人，是不放在心上，有起來了也別難過，更重要的，只怕覺遲，阿彌陀佛，打掉了。自私起來了，馬上轉念念為他人想；應付起來了，馬上轉

真誠對待；煩惱、染污起來了，馬上提起來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所以老法師講要會修，就是用真心。我們一起探討這個本經體性，也就是學會用真心，不然都覺得好像很難懂。

剛剛講「六即佛」，理即佛、名字即佛，其實成德是愈感受到，大乘佛法沒有基礎真難修！「不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，躡等了。《禮記·學記》也說，「學不躡等也」。因為我們能做人做事，一種君子的心境都達不到，怎麼可能去作菩薩？我們看《論語》裡面君子的句子不少，諸位同學，你們有沒有自己曾經打個「君子」，《論語》裡面有多少個君子的句子，然後把它列出來，這些句子我都要做到？假如沒有，那我們很想做君子嗎？也要從這些地方勘驗。假如我們還有時間打妄想，磨蹭磨蹭，居然沒有去查查《論語》裡有哪些是君子，我應該怎麼學？李炳南老師怎麼教的？我不是君子，我怎麼行菩薩道？那是真有心。我們現在變嘴上講而已，不是真有心。

成德是很容易相信別人，但是經過了不少事，我發現很多人都給我講好聽話，我也要經一事長一智，要會判斷。反而話講得漂亮的，very dangerous，要小心，他把時間都用在講話上的研究了，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」。成德現在主事的話，對事不能不清楚，用人不能不明白，這都有因果的。世間人很想做主管，成德能不做最好，你位置愈高因果愈重，有人做趕緊讓給他做。

所以我們這次一起探討「本經體性」，說不定有同學就開悟了，那成德就太高興了。假如今天這一節課就有人開悟了，那後面五個禮拜我就不用講了，我馬上要請他講了。我們這個是硬著頭皮，沒辦法，沒人講，李炳南老師說，再不講法就斷了。我們還沒有修行功夫，那只能怎麼辦？至誠感通，求至誠感通，這一點勉強還撐

得過去。不然以前講佛經那要開悟才能講，現在已經是不得已的不得已了。所以諸位同學，你們假如看了黃老這大經註得太精闢了，你們突然開悟了，一定要告訴我，你看我已經這麼苗條。你們不要起一個念頭，「我不可能」，你看又起念頭。你假如都不起了，突然恍然大悟。我們待會會講到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，禪宗有公案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念頭都放下了，就悟了。

所以這個勘驗很重要，就像我們這個實相離相，所以不能起執著、分別。可是要執著太容易了，比方有一次我跟我母親對話，因為一般跟我母親打電話，她也相信，她把我交給阿彌陀佛了。所以這個相信很重要，一相信，很多煩惱憂慮就沒了。所以老和尚有一句妙法，也是章嘉大師傳給他的，「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」。諸位同學，這句妙法入你的心沒有？你們不要嘴上講，我看得出來。你們有沒有真的佛菩薩安排自己不操心？假如常常操心，這邊會有一條線、會有兩條線，甚至會有三條線，憂能使人老，皺紋會比較多。所以我們這個臉上有很多信息傳遞出來，「春秋諸大夫，見人言動，億而談其禍福，靡不驗者，左國諸記可觀也」。所以不是等別人看自己看清楚，要把自己看清楚。

所以信心清淨，即生實相，信心沒有絲毫動搖，就能見到真相了。就像對這一句「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」，完全沒有懷疑，你就會有法喜了。真的，都是佛菩薩，怎麼都考我最嚴重的習氣？那不考我們最嚴重的習氣，難道任務給我們，我們出去添亂？那佛菩薩不就沒智慧了嗎？鐵定要從最難的考我們的。

我母親是真相信阿彌陀佛會照顧我，所以我出來十八年了，老人家還是挺放心的。有一次剛好跟俗家母親聊啊聊，她都是每天念一萬聲佛號，念了好幾年了，可能是佛菩薩加持我，突然成德問了：「那您是有沒有愈來愈想念？」結果我母親頓了一下。這個時候



不能說「有沒有？有沒有？」這個就有點不夠恭敬了，點到為止。

有沒有愈來愈想念？念佛好事，會不會在好事當中產生執著點？一執著就沒有離一切虛妄之相了，甚至於還會動不對的念頭，「我念一萬聲好多年了」。什麼心起來了？「我不錯」，自我感覺良好。所以為什麼進一退九？進一步退九步的危險出現了，執著的情況有可能出現，染污的情況有可能出現。就像我們在講課，你會學習經典，突然覺得我這個感悟太好了，然後就很喜悅，喜悅到覺得見到人就要跟人家談自己這個喜悅，然後慢慢慢慢就把自己這個領悟一直放大一直放大，好像沒什麼比它更重要了，這都是執著在產生。

我跟大家舉個例子，我們有一個同仁，他聽成德講如何做一個如理如法的好人，他覺得受益了，然後他見人就說，「你一定要聽這四十集，你不聽這四十集你修行修不上去的」。見人就講，強迫人家一定要聽這四十集。後來我聽到這個消息趕緊制止他，你執著就執著，不要把我拉下水，人家每個人的因緣不一樣。所以，你說他是壞心嗎？不是，可他生執著了。還有，有的人對經典生執著了，他喜歡《無量壽經》，結果人家老太太是念《阿彌陀經》，「妳不念《無量壽經》不能往生」，把人家嚇得不行。你都自己覺得對，他就執著了，放大了，有些影響的面很大。所以《般若經》為什麼講二十二年？為什麼「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」？很難，我們這個念頭起了分別執著，我們能夠洞察到就不簡單。

所以今天我們有定課好事，可是這個定課會不會做成形式？每天念一萬聲佛號，念著念著自自然然愈來愈想念，這個東西還要別人加，那不是很怪嗎？念著念著假如沒有愈來愈想念，那我看難免會變成形式了，還有兩千，還有兩千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趕著念。大家要注意，趕著念也會變習慣。你念佛也是修心

，結果念出什麼？念出很緊張、念出很趕，之後做什麼都很趕，心都是很浮。「你會麼？」這句話很重要。口念彌陀心散亂，喊破喉嚨也枉然。這個不著相，連學習都不能著。

我自己觀察了不少，也觀察自己，也觀察他人，很多人親近到老法師，看老人家每次要離開一個地方，這些煮三餐的同修，或者幫忙攝像，就為了這次講學一起參與的工作人員，老人家拿這些跟佛教相關的小禮品、小飾物跟大家結緣。我們看了，以後在團體裡面也都發東西。老人家是念念不忘人家一點點的付出，這個心我們學到嗎？你不能學相而已，我們的心不是這樣，學個相，送人家東西人家就很歡喜，然後心上，我送你們那麼多東西，你們都多幹一點，還是變成自己也很愛樂別人尊重自己？這個我們待會今天應該都會講到，「依方便門，憐愍一切眾生心，遠離恭敬供養自身心」。假如我們的心不清淨，我們負責團體的工作，很喜歡權力，享受我說了算，那你送東西變成拉攏人心，相上是一樣，心地功夫完全不同。

曾經跟院長談到，因為院長修行非常精進，他是讀醫學院的，出來就當醫生，醫生的收入很高的，在社會很有地位的，但院長聞了佛法，這些都放下了，就出家修行，很精進。然後他也觀察到，上台講課很容易染著，所以走實修比較穩妥，走講經比較危險的路。所以院長很冷靜，我這個是初生之犢不畏虎，衝啊衝啊，現在看看過去、看看未來，確實是一條險道。

我們不說別的，蘇東坡先生的德行我很佩服，我們在《德育課本》裡面，他積攢了好一段時間，買了一棟房子。大家設想一下，我們現在公務員買一棟房子要積攢多久？他買了，他清官，買了。結果回來的時候，遇到一個老太太哭得很傷心，他為官者父母心，就關心她。她說：「我祖上幾代傳下來的老宅子，我們發展不好，

賣了祖宗的基業，太難過太難過了」。「你們祖宅在哪？」一講，就是他買的房子。「妳回去吧，妳回去住吧」，他就送給她。我一看，震撼，真有道義。而蘇東坡先生遇到佛印禪師，你看讀書人要治理一方不簡單，人心惟危，要處理那麼多老百姓的事情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很多事情趕快去找找某個禪師指教指教，所以跟佛印禪師交情很好。結果他自己也學佛，「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」。他覺得自己境界不錯。其實覺得自己境界不錯就已經錯了，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」，這個《楞嚴經》裡面的提醒。就寫了這個偈子，交代人送給佛印禪師。佛印禪師傳一個字過來，一個「屁」字。蘇東坡一看，氣沖沖的渡江去了，要找佛印禪師理論。在叢林山下，佛印禪師已經寫了兩句話等著他，「八風吹不動，一屁打過江」。

八風就不容易了，「利、衰、毀、譽」，利，你比較順；衰，你的運勢比較敗了；毀，人家毀謗；譽，人家覺得你很有名譽，聲望很高；「稱、譏、苦、樂」，人家稱讚、人家譏諷、苦的境界、樂的境界，八風要不動。就像我們最近念《十善業道經》，「捨莊嚴故，於順違境，無愛恚心」，順境不生貪愛、逆境不生瞋恚才行。

所以我們走弘法利生，警覺性要很高很高。就像剛剛跟大家說的，同樣送人家東西，我們可不能只學到老人家這個相而已，老人家的心地我們體會到了嗎？慕賢當慕其心，不然我們都著在相上。十多年前出來講經教學的人，現在還剩幾成？這都是歷史。以古為鏡知興替，以人為鏡明得失，以人為鏡可以記取寶貴的教訓。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。」自己也在觀察自身跟他人，當我們在批評別人，他怎麼掉到名去了？他怎麼掉到利去了？他怎麼掉到色去了？其實難道我們絕了五欲了嗎？當我們在批評

別人的時候，我們的警覺性也跟著下降。你看心的變化，善惡的消長，我們還沒有到純淨純善，它是一直在變化，不進則退。

「工於論人者，察己必疏。」為什麼孔子要提醒子貢？「賜也賢乎哉？夫我則不暇。」因為子貢也是很聰慧的，很有辯才，他看東西也很厲害，可是假如慢慢著在看別人過，就很難觀到自己的問題了。所以夏蓮居老居士很慈悲，在《自警錄》裡面有一段話說到了，一般人讀《六祖壇經》最玩味的就是那一句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其實《六祖壇經》裡面有好多重點。夏老還點出來了，「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」，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。這個不見世間過，我們一定要過這個關，不然很難提升。九九八十一關，哪一關都含糊不得，甚至於八十一關，哪怕你走到八十關了，一墮下來，前功盡棄，還沒有成就以前都不能掉以輕心。

《六祖壇經》又提到：「改過必生智慧，護短心內非賢。」這些話很關鍵，護短，不承認自己的過。我們或多或少都有，在哪裡看出來？人家一提醒我們，第一個動作先解釋，這就是護短。一個人聽到別人提醒，他的心念是在別人的提醒當中，他首先先感謝的心起來了，別人肯提醒我。所以強者先牽，這念頭都很細的。別人提醒我們，我們還沒有感受到別人的護念，我們先提起來的是，不是很舒服，因為別人講我，不是很舒服。「聞譽恐，聞過欣」，那就不是不舒服了，居然有人肯講我，直諒益友可不容易遇到，那直諒士漸相親了。

佛經的話都是心法，那可不能把它看得太淺。我們都要從這些生活的細節、處事的細節去觀照，不然「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於自是。一日無過可改，即一日無步可進。天下聰明俊秀不少，所以德不加修，業不加廣者，只為因循二字，耽擱一生」。所以真的，改習為立命之基，要改造自己的命運。我們弘法利生不只要改自己

的命，還要改別人的命，護念別人改命。那我們就要格除物欲，我們有格致誠正，才有修齊治平，才能真正利益到眾生。

所以一個人對治自己的習氣沒有下決心、沒有勇猛，慈悲心還不足，利眾的心不切，一時激動而已，那保持不了幾天的。這個都要勘驗。真正利眾的心應該是愈來愈強，不進則退。而且經歷的事愈多，應該是愈能感覺到眾生的需要在哪。我還那麼多不足，趕緊提升。學而後知不足，教而後知困，我還有很多地方沒辦法透徹講清楚供養給別人。知不足而後能自反也，知困而後能自強也，所以教學相長。要感謝諸位同學，跟大家一起學習第五天，這五天能想其他的事嗎？我一想其他的事，現在坐在這裡只能對你們傻笑，「實相無相，亦無不相」，傻眼了。所以真是感謝大家，都知道這個《大經解》無上寶典，老法師說最少要看十遍。慚愧，多少年過去了，不要說一遍，幾頁都沒時間看。

當時候本來是一年之後跟大家交流，說明年，成德應該是明年跟大家開學的時候，跟下一屆碩士班一起的。那為什麼變成今年就跟大家交流？因為院長他的任務太重了。所以我剛剛跟大家說，現在傳統文化單位都是透支的，大家仔細去觀察我們漢學院的同仁，真用心都是透支的。我們不忍心給團體再添麻煩，還得誰的精神氣力來安慰我，還得來提醒我。我們承擔工作就是要分憂解勞的，不然怎麼叫承擔工作？

我們今年三位碩士生畢業了，有四位，一位回到國內服務了，三位留下來工作。我有跟他們面授機宜，因為我是他們班主任。你們到了蘭彼得，成德是班主任，你們來了之後就會體會，慈眉善目跟怒目金剛是一不是二，這樣就平等一相。平等一相，不差別，怒目金剛跟慈眉善目一。不要我這麼一講你開始緊張，馬上要看到自己的心念在緊張是妄心，打掉。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

護念別人要抓住時節因緣，教兒嬰孩，教婦初來，都是時節因緣。他們剛上崗，我得很多事給他們交代清楚，而且交代一次還不夠，我得常常去跟他們吃吃飯才行。第一個禮拜，這個不行，跟大家上課，我得要先熟悉一下，一個禮拜上五天，一天三個小時，我得先熟悉熟悉這樣的頻道。今天很刺激，very exciting，因為跟大家十一點結束，十一點半要接「一條龍師資培訓」。

佛菩薩考試很快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在課程當中跟人家分享，考試沒有愈考愈簡單的，講別人很容易，考試沒有愈考愈簡單的，換我考試了。一天可以很多事，可是心不能煩、不能躁，這才叫歷事練心。不能說沒事了我的心可以靜下來，那這個怎麼叫練心？所以學佛用一句話來表達，「若能轉物，則同如來」，《楞嚴經》上教導的，一句話就講完了，不被境轉，能轉境。我們一起虛妄相，一起妄想分別執著，一著在物質現象，一著在精神現象，一著在自然現象，真心就受到障礙。

就像昨天我們學的，我們不是趕進度，你看我今天也複習了前面。祖師譬喻，就像鏡子，銅鏡，你把外面的污垢擦掉。這個鏡子本來就是光明的，它能照，它一直都能照，你只要把污垢去掉。昨天那一句很重要，但能息妄，叫「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」，不用去求真，把妄放下就好了。妄放下了，就像鏡子恢復它本來的功能。鏡子你不要小看，整個都照進來，面對境界清楚。

所以你去觀察，比方說一個家庭，當媽媽的人她心很定，交代一下，丈夫什麼什麼要記得，孩子怎麼樣怎麼樣，她在境界裡面都提得起來。假如這個媽媽自己心都慌了，自己都自顧不暇，還能護別人？那不可能了。

好，我們先休息一下，謝謝大家。

剛剛也跟大家提到，我們能夠見性而不著相，這個是很重要的心地功夫。在孔子那個年代，應該大家都有聽過，柳下惠坐懷不亂，這很有名的一個公案。後來在魯國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剛好有一天風雨非常大，有一個單身女子，她的房子整個被吹倒了，就跑到離她最近的一個讀書人的家，就敲門：「這風雨太大了，你趕快讓我進去。」結果這個讀書人說：「我不能開門。」就一直堅持不開。這個女子也急了，「人家柳下惠坐懷不亂，你趕快開門，這有什麼？」但是這個讀書人還是堅持沒有開。後來這件事傳到孔子那裡，孔子說這個讀書人是學柳下惠學得最像的。感覺孔子藉由一個事彰顯重要的理，以事顯理。

我們一般看了坐懷不亂，但是並沒有看到他的心境，甚至於還會覺得怎麼這麼幸運，可以抱個美女，那這個就偏得更厲害了。其實我之前在補習班，這時候要考老師，有不少女同學來問我功課。因為已經學佛了，也不是我們攀緣，要隨緣，這個也是練放下執著。你本來說我今天要把哪裡讀完，人來了，一講半小時過去了，一講一個小時過去了。有一次我給一個女同學分享這個學科，兩個小時。這個女孩子離開了，另外一個女孩子來了，拍著我的桌子：「你自己還要不要讀書？」她看不過去了。這個在人世間真不簡單，要讓眾生不要因我而生煩惱，我自己得有高度的警覺性。

結果有一天，有一個男同學就過來，用很羨慕的眼神對我說：「你真好，這麼多女孩子來問你問題。」你看他不是著在那個相上嗎？他很羨慕。其實對成德來講，我們是在練心，因為老法師教了，念念為眾生，那人家有問題了，而且也不是我們去攀緣的，你能夠不去盡力嗎？但是更奇妙的出現了，證明什麼？自他不二。我們花那麼多時間去為別人，很多同學都自己悶著，很精進，自己補習班的題目做完了，還做其他補習班的題目，我是連自己補習班的題

目都沒時間怎麼做，結果一考，我的成績都比他們好。為什麼？在幫別人的過程當中，自己不是我怎麼做題目了，我怎麼講到讓他明白，我整個思惟不一樣，跳高一層，所以那個理解力不知不覺就練啊練啊。

所以我是連續三年考試，別的不說，就說數學就好了，第一年考得不錯。結果去讀了一年，那個課都是滿滿的，那學分二十幾個學分一個學期。上完下來，參加代課考試，根本沒有時間去看數學，考試了，考得很高，沒有準備。因為那個理解力已經在護持同學當中提升上去了，所以三年的數學成績都挺高的。後面兩年，第一，經過一年考代課，考得不錯；再經過一年考正式老師，也考得不錯。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。經過這些事，我們對佛法信心增長。所以不能著相。我想這個男同學可能是，我看他年齡比我大好幾歲，可能是找對象也找得挺急的了，結果看到這種情景他生羨慕了。

莫向外求，真正要找一個好的對象，也是感應。有德此有人，一個國家要感好的人才，也是自己的德招感的。國如是，團體如是，家亦如是。諸位同學，我現在是跟大家說莫向外求，不是說鼓勵大家要結婚，你們不要聽偏掉了。但是你們不要又說，成德法師說不要結婚，成德法師說要結婚。我什麼都沒說。我們約好，我們盡量，成德說而無說，你們聽而無聽。

我們的內心有偏，你看一切境界可能都會偏，甚至於會理解錯了。所以剛剛講的這個典故，為什麼孔子要說這一位男子不開門是學柳下惠學得最像的？他們的行為不一樣。就像這個杯子，跟這個手環不一樣，可是它的體、它的本質都是金。見性，不要著在相上。所以剛剛跟大家說，怒目金剛跟慈眉善目或者溫良恭儉讓有衝突嗎？孔子看得透徹，為什麼柳下惠會坐懷不亂？他的因緣是因為他要入城門的時候已經關起來了，天氣太冷了，那在北方，結果這個



女子她也沒趕上進城去，那會凍死的，在這樣的情景之下，那當然要權變，所以坐懷，但是他自己要不亂。這個在《孟子》裡也講，「男女授受不親」。結果就有人問孟子了，「你的嫂嫂快淹死了，那你男女授受不親，救還是不救？」孟子說這是權變，當然要救。戒律、禮儀都有開遮持犯，該開戒不開戒，那也是犯戒，沒有持好，沒有表好法，然後給別人持戒持出執著了，相信你的人又看不出來，他也學你執著了。所以不簡單、不簡單，學習要不斷提升自己的境界。

「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我們現在一起學習《無量壽經科註》，共學；學了之後，每個人做不做、做多做少，都不一樣，這叫適道；縱使在做了，他能做一個月還是一年，還是終身堅持，那就又不一樣了，未可與立，立就是屹立不搖。所以孔子讚歎顏回「三月不違仁」。其實人可以保持三月都沒有自私自利的心，那已經入了相當的境界了。那可與立，這在歷史當中我們看了不少。你看顏真卿他的好像是哥哥顏杲卿，非常正直，安祿山作亂，把他抓起來，要說服他，他凜然正氣，罵安祿山，把他牙齒全部拔掉，他照樣罵。我想安祿山那時候都被震懾了，可與立。安祿山造反，唐朝大半江山快速崩落，這麼多讀書人，在那樣的時節有很多立不住。但可與立，又未可與權。「遊步十方，行權方便」，這個善巧方便權變還是很重要，現在的眾生很會挑毛病，自我感受很強，你不能恆順一點他，他連見你都不願意見。所以現在要度眾生、護念眾生比以前難，這不是我說的，老法師說難十倍百倍都不止。我們不只要護念別人，還要護念好自己。

剛剛跟大家說，我們走這條路險路，誘惑境界很多。所以李炳南老師提醒，「講經不能了生死」。這句話很重要很重要！講經鐵

定修福，但是要了生死得修戒定慧，得世間的貪著都放下才行。講經的路上有染了，名聞利養有一點染，了不了生死；講經的過程慢心起來了，了不了生死。所以老人家慈悲，知道這條路不好走，在內典講座的時候，甚至在講每一部經的時候，重複提醒重要的心態。其實老人家修養非常好，尤其特別謙虛，但是看到我們後世子弟畢竟不是從小學的，所以他老人家說：「我講課的時候就是我給所有的人做報告，他們都是我的監學。」這些我們或許聽了不少次，這些都是老人家慈悲護持我們走這條路。但是我們不守住這個心態，就很容易慢慢就偏了。孟子講人皆好為人師，這個講學是個緣，它是把我們愈勸愈明白，還是不知不覺把我們的好為人師給調出來，這完全取決於個人。師父是該講的都講了，我們可不能挑著學，而且重複講的這些話都不能掉以輕心。這也是老法師怎麼把五十三參用在講學的因緣裡面，只有自己是學生，其他的都是老師、都是監學。

所以我們聽經，昨天講到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，要這樣去聽，不是那種死記硬背。善用心，用真心，是往什麼方向？離心意識的方向在用功。心意識這每個字都有代表，識是第六意識，它能分別，我們說你的心太分別了。意，末那識，第七意識。這個東西也很厲害，我們本來是大海，突然一個小水泡起來了，我們以為我們是小水泡，大家想一想，一個小水泡的受用跟整個大海沒法比。誤會這個水泡是我，我們現在誤會這個身體是我。這是第七意識執著。第八意識就是心，是落印象，會落印象。所以我們要練得在一切人事境緣盡量的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不落印象，這就會修了。

剛剛我們提到，這個時代弘法、護法不容易，因為眾生他在這樣的成長環境，他的分別執著也很強，我們得要恆順眾生。這個恆

順不是我們真的有分別執著，恆順眾生的分別而分別。眾生的語言，他要表達一個東西，每個民族都不一樣，你都要恆順，甚至他的風俗習慣；你不恆順了，他首先就不接受你了。所以佛當時在印度，當時當地的很多宗教，佛都善巧的恆順，然後最後都融到佛教來了。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，老法師這八個字常常在講席當中勉勵我們，我們不能做這八個字，很難幫助眾生。

「見人過失，且涵容而掩覆之」，給他留面子，「一則令其可改，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。見人有微長可取，小善可錄，翻然舍己而從之」，這是在末法時期怎麼處世待人。當然大家也不要聽執著了，一般是這個樣子。但是假如他惡劣到破壞團體了，他造地獄業了，那得快刀斬亂麻，你領導的人，有時候在一些時節因緣可不能猶豫。《了凡四訓》說的，「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」，「如毒蛇嚙指，速與斬除」，「如斬毒樹，直斷其根」。所以我們菩提道上也要修一個果決。猶豫不決也是習氣，猶豫不決來自哪？有得失了，或計較人我，或瞻顧得失，或牽於感情，都會猶豫了。

所以剛剛跟大家提到，成德帶了四位碩士同學，今年畢業了，三位留在英國漢學院。我也跟他們說，你們接下來是領十方財，十方財沒有盡力，那是盜十方財，不是開玩笑的。《地藏經》裡面講，五逆十惡好救，什麼最難救？盜常住物。因為常住它是通十方的，不是屬於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地區、某一個團體，不是。皈依三寶絕對不是皈依某個人，這樣就破和合僧了。皈依三寶是出家人給做證明，你皈依了盡法界虛空界的三寶，所以它的財物是通十方。我們現在相上雖然不是出家，但畢竟我們是接受大眾的供養，我們要對得起。

所以成德跟他們說，一定要處處表好法，不能情緒化。「服從為負責之本」，你從基層做起，領導給你派個工作，你還要跟他抬

槓。剛剛成德已經分析過了，現在傳統文化單位大部分都是透支，人手不夠，領導已經難為了，你還要挑三揀四不能服從，那負責不了事。這是「青年十二守則」。因為領導他是一個部門，他得要調動這個部門的力量，來處理這個部門的事情，一個不聽，兩個不聽，他怎麼做事？「勤儉為服務之本」，幹事要勤勞，懶散、懶惰這個服務不了人，甚至於還要人家花時間來提醒我們，那不是來成事的，那是來搗亂的。

假如是這樣，那成德會快刀斬亂麻。為什麼？我不希望在我們的團體裡有人因為這個緣造地獄業。成德希望大家在這個因緣是積功累德，同生極樂國，假如他做事的心態不是這樣，慈悲多禍害，什麼禍害？讓他墮地獄。這個我們深信因果，如是因是如是果，我假如讓我自己帶領的人墮地獄，那我也要墮地獄。我看得清楚了，我還讓他造，那我這是什麼心？那我是不是學成鄉愿？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講的鄉愿，每個人都說他脾氣很好，可是大是大非面前他不敢站出來，那就叫愛惜自己的面子，所以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」，這樣的人會讓世間人不知是非，會亂了大家的認知、知見。

所以傳統文化單位不能和稀泥，不能打迷糊仗，每件事都有因果，怎麼可以打迷糊仗？所以歷事練心，這些境界對成德來講是很大的考驗。成德也是從小在性情上相對比較溫和的，可也經歷過不少事了，傳統文化老師不到五十歲去世了，突然就昏倒了，昏迷不醒，一個月之後走了。那一個月在醫院裡面插管，用一些醫療手段，那很痛的。他自己也掙扎，但是意識還是昏迷的，下意識的掙扎，手跟腳都被綁起來了。大家要知道，這個叫花報。我們的警覺性要很高，修行人要深信因果，這是不能含糊的。「或其今世，先被病殃，死生不得，示眾見之」，這叫花報，這樣的花報鐵定墮地獄的，等於他的業力已經現前了。

所以成德也是在很多這些年遇到的境緣，不斷審視自己的內心，你該勇於承擔要承擔，你該站出來說話，站出來說話，機不可失，時不再來。老人家這麼高齡，就為了護持我們住世，我們還在這裡打迷糊仗，那我不墮地獄誰墮地獄？就太忍心了。自己的師長這麼辛勞的在住世，應該我自己有浪費時間都要生大慚愧心。

所以剛剛跟大家提到六即佛，名字位佛，我有名，我是佛弟子，我跟佛弟子相不相應？我是傳統文化的學人，我跟傳統文化相不相應？《論語》告訴我們，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」，君子要名符其實，自己講的跟做的不相應，君子覺得羞恥。我們現在根基不牢，錯了，人家提醒我們，我們還吊兒郎當的，顧左右而言他，好像就要把它混過去了，傻笑傻笑的。傻笑不要用錯了，要用對心。錯了，我們都要很慚愧、很恭敬的去認錯，去慚愧、奮發、改過。修行沒那麼簡單，非帝王將相所能為，哪有那麼多境界就這樣瞞混過關我就能積功累德？不只不可能積功累德，造很重的業。可是現在人都著相了，因為他有福報，有時候還不是自己的福報，祖上的福報。你說是他的福報嗎？不是，因為他在隨順習氣，可是積善之家，他確實祖上有福報。所以我們得冷靜冷靜，我現在是自己的德行感召的，還是我祖上的福報？祖上的福報就更要珍惜，不要辜負了。

我也常常在這些年跟同事，這時候在馬來西亞，我們住在大樓上，一眼望過去，七點多，上班的人潮，那個塞車是見不到尾巴的。我跟同仁講，你看我們都不用去趕這個時間，還可以看自己喜歡看的書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一般的人還得柴米油鹽醬醋茶，不想幹也得幹，他為了生活。我們有這麼好的機緣，要對得起施主恩、眾生恩。所以不能名符其實，那就名字位佛。

再來，觀行位。觀行即佛就是我們常講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

。

相似位佛。觀行是常常觀照自己，只怕覺遲。相似位，很像佛，正覺了。二乘羅漢他相似，相似真心，他的心念沒有錯，但是他還用的是妄心。

再來，分證位佛，破一品無明，見一分法身，分證位。但破了無明還有四十一個階位，最後才是究竟即佛，把四十一品無明全部都放下，這究竟佛。

所以有六即佛，我們不能搞表面的，不能有絲毫求名聞利養的心。

剛剛跟大家提到，孔子說這一位讀書人學得最像，因為柳下惠完全是為了這個女子的名節在著想，他有自知之明。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」我們現在也要高度警覺，古代的人在那樣的禮教之下，他又是從小讀古書，都很難在這種境緣能不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我們去看看《壽康寶鑑》，甚至於是《安士全書》裡面「欲海回狂」，講的不是一般的人，講的很多都是讀書人。就像俞淨意公，十八歲就考上秀才了，「每試必高等」，讀的經書也不少，灶王爺告訴他，你覺得你戒淫了？你只是沒有緣而已，真有緣你決定把持不住的。你平常看到漂亮的女子，整個心都動得很厲害了，還說自己無邪色？「吾誰欺，欺天乎？」講到這些細節，這個俞公才跪下來，不然他還不承認，他說這麼多年了，我應該有善。所以這個自欺要打破，真的要很深入觀察我們的起心動念處。所以男女大防，我們不可掉以輕心，在傳統文化界，因為這一點出狀況的不在少數。

佛在《四十二章經》裡面就講到，因為我們有很多習氣，只要還有一種習氣跟男女之欲一樣厲害，眾生沒有出離的機會了，《四十二章經》裡面有提這一點。這一段就讓我們要提起來，對男女境

緣，這個欲要懂得窒欲，我們不能做到斷欲，但一定要窒欲。《太上感應篇》也說，「淫欲過度」，這也不妥。

那當然，一個人精神層面提升了，他的這些欲慢慢就淡。也不是說你一下就能怎麼樣，有時候用力過猛，還自己、家人都生煩惱。這個都要自己看著辦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靠個人。「賢護等十六正士」，賢護也表首先要護念好自己。真正有心人，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」，慢慢慢慢能放，不可能一下子放的話，包含飲食也不要吃刺激性的東西。

整個我們傳統文化講，「精滿不思淫，氣滿不思食，神滿不思睡」，自己也要護好精、氣、神。有不少人熬夜，這不妥的，除非你是公家的事。但公家的事也不能因為自己拖了然後就熬夜，這樣也不對。你沒有拖，但是太急，不得不熬夜，這叫我們剛剛講的開緣，學道立權，得權變，犧牲自己為團體。但是可又不能自欺了，明明是自己磨啊磨啊，最後還說我為公家的事沒辦法。這個都要自己去檢查自己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靠個人。生活作息自己都控制不了，我們臨終控制得了嗎？這個都要很慎重來自我勘驗。

為什麼孔子說這個年輕人（這個讀書人）學得最像？因為他的心念跟柳下惠的心念是一樣的，是為這個女子在著想的。你說他當時假如學個相不就完蛋了嗎？所以我們在「本經體性」，我們也是勘驗我們自己在學習過程，能不能重實質不重形式，不著在外相上，能夠效法佛菩薩、聖賢人的存心。尤其我們要學《無量壽經》，學阿彌陀佛的存心，學《無量壽經》就是效法阿彌陀佛，「託彼依正，顯我自心」。所以我們應該發一個願，學完《無量壽經》，自己愈來愈像阿彌陀佛，學什麼要像什麼。

我們昨天講到，「實相乃吾人當前一念心性之強名」。因為世間人也要恆順，你連個名都沒有，好像很難跟他引導了，所以不得

已給個名字，我們真如本性強名叫實相，強名叫自性。「二祖覓心不可得，即是安心竟」。為什麼安心竟？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」離一切相就是若見諸相非相；即一切法，即見如來。我們把一切虛妄的妄想分別執著都放下了，我們真心起用了，所以即一切法，那就是一切法的真相我們都可以看清楚了。所以這裡我們看到黃老又提醒了，可不能又看到覓心不可得，又掉到空無去了，「但不可言其無」。「六祖云：『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』，亦不能執為有。」妙有非有，不能執著它有；真空不空，你不能把自性看作龜毛兔角，虛無了。所以接著說了，「蓋離四句，絕百非，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」。這幾段都很精彩，我們看昨天懷讓大師，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」。所以自性它是要離思量分別才能夠見到，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習慣這些思慮分別了。所以這裡提到要離四句、絕百非，其實這些就是我們在世間所熟悉的思惟，都落在分別執著裡面。

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黃念祖老居士這屬於內部修學的開示，講到了離四句、絕百非。黃老說的，這個實相無相，到底是有還是沒有？諸位同學，你們有沒有大家在一起探討佛法的時候，探討到自己說到底是有還是沒有？自己這種思慮分別就上來了。甚至於我自己都有遇到同修，你在告訴他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則，講啊講啊，你跟他講了一個小時，最後他給我一句話，「你不要跟我講這麼多了，你就告訴我第一步要怎麼做、第二步要怎麼做」。大家要了解，他實際的情況我不能完全知道。甚至於他說，「我跟你講，我都跟你講」。告訴大家，他跟我講的是真的嗎？他跟我講的是他所看到，依他自己的理解講出來的，我假如又受他影響，那我不見得能夠很客觀判斷這個事。

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，比方說朋友夫妻吵架了，夫妻跟我都熟，你去聽這個丈夫講，太太真不是人；你去聽這個太太講，



先生真不是人。那到底真相是什麼？每一個人都站在他的主觀，他怎麼可能看到客觀的狀況？所以佛度有緣人，這個還真有道理。除非他真的相信你，不然你給他的建議，他給你加油添醋，最後還把你拉進是非裡面了。你本來是要去做和事佬的，最後變成都是那個成德法師害的。所以處理事情，在這個時代真的要有道力才行，真的要沉得住氣，真的要考慮周全，不能意氣用事，也不能感情用事。說了那麼多，也不難，為什麼？一切法從心想生，把自己的心念護好，不要被境界轉，用對心了，就能拿捏好這些分寸。當然也都是不斷鍛鍊，積累了人生的閱歷。

所以成德有一些同仁，跟我差不多時間做這個弘揚文化的事，但是他們比較保守，自己好好念佛。但是假如沒人指導，自己這樣修啊修啊，都會修出自己的執著。然後他們心裡面一定覺得，這個成德法師很忙，甚至是瞎忙。不然他們怎麼作壁上觀？這太不夠意思了，很可能是他們覺得我瞎忙。當然，讓人家覺得瞎忙，自己也要檢討，但是我特別感謝這些人事的鍛鍊。我可不要講到這裡你們說，我看這個《無量壽經》的課也不用上了，去鍛鍊吧，去承擔責任吧，英國漢學院也不用上了，不能聽出執著來。

成德接受鍛鍊也沒有自己去攀緣。成德看到的是，需要潛心修學的，拼命想找事做；真的可以潛下心修學的，又喜歡這種清淨，又不願意承擔責任，所以這個不容易。所以你看《心經》，「色即是空」，講給誰聽的？凡夫，凡夫都把這個花花世界當真了，樂不思蜀，色即是空，破凡夫的執著。「空即是色」，講給誰聽的？講給小乘人聽的，他執著在空、執著在小乘的涅槃，自己清淨了，墮無為坑了，空即是色。接著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空有二邊都不著，這入中道，這見性，所以這講給誰聽的？講給還沒見性的權教菩薩聽的。這都是法、法藥，每一句對治我們偏的地方。

所以真的能相信佛菩薩安排，真的能安住當下，不挑境界。安住當下也不是嘴上說的，要不挑境界，境來不拒，境去不留。這個話夏蓮老都有教、老和尚都有教，「處事時，廓然而大公」，沒有自己的私心，「物來而順應」，境界來了，不要擔憂、不要對立、不要閃避、不要退縮，事已過勿留滯，事未至勿將迎。跟用心如鏡，鏡子也是，沒有來，境界沒有來，它清淨；境界一來，照得清清楚楚。

清淨，寂，寂而常照。無相是寂，無不相是照。般若無知是寂，無所不知是照。那麼多名詞術語，其實都是相通的。無知、無念、無相，這個都是相通的。所以我們看到這個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，那也要放下世間的這些思慮、分別才行。祖師其實都教得很清楚了，剛剛那一段就是教我們處事的時候用第一念，不要用第二念，第二念就是思慮、分別了。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可以在一切境緣當中不斷的往離四句、絕百非去走。

所以黃老說的，不要落在這四句。什麼是四句？第一，「有」，是一句。第二，「無」，是一句，或者說空是一句。這個無就是落在沒有、虛妄。這兩句了。「亦有亦無」，也有也沒有，這第三句了。最後一句，不是沒有也不是有，「非有非無」，有跟無都排除了，那還是不對。這四句。所以說法要離這四句，我們的體會也得離四句。

黃老說了，上一次法源寺那一位講歷史的方馨，她就講沒有極樂世界。然後她就跑來問黃老了，她跟黃老說，你說極樂世界到底有還是沒有？怎麼個有？是真有還是什麼什麼有？黃老就說了，極樂世界的有不在這四句裡頭，不在有，也不在沒有，也沒在亦有亦無，也沒在非有非無裡面。黃老這麼一回答，「她就沒法和我辯論了」。所以黃老說了，我們一起心動念就在這四句裡頭，你落在這

四句裡頭就錯了。所以念佛也不能落在這四句。「念佛時，一切莫管，字句分明，平平常常，老實念去」，這是第一念。看有沒有心照做？念著念著，平平常常，老實念去，沒有其他雜念。要念多久？能不能念出瑞相？我要念多久才能成？這些都沒有。

「不落在四句裡頭，請問如何想？」我們又要問了，那都不落在，那我怎麼想？黃老說的，目前你先暫時承認下來，落在這四句就不對。那這樣的話，你所體悟到的實相無相就是沒有，不是，不是落入這個虛無，不是那麼講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跟咱們《無量壽經》並無矛盾，並沒有矛盾。《金剛經》都是離四相，離相了。《無量壽經》《阿彌陀經》呢？「有世界名曰極樂」、「有阿彌陀佛」，是吧？《無量壽經》《阿彌陀經》都有、有；《金剛經》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這個有沒有矛盾？

所以我們在《淨修捷要》有一拜，第十一拜，「一心觀禮，佛由心生，心隨佛現」，心隨佛現，所以阿彌陀佛也是我自心所現，沒有離開心。「心外無境，全佛是心；境外無心，全他即自」，心佛不二，自他不二。「洪名正彰自性，淨土方顯唯心」，那跟《金剛經》有什麼矛盾？就跟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，「論云：莊嚴佛土功德成就，莊嚴佛、菩薩功德成就」。極樂世界為什麼殊勝？它國土殊勝，它依報殊勝；它的正報呢？正報是佛菩薩，全部是阿惟越致菩薩，正報殊勝。「此三種成就願心莊嚴，應知」，為什麼能有這三種成就？這個願心太殊勝了。「我立是願，都勝無數諸佛國者，寧可得否？」法藏比丘因地發願，震動全宇宙。我現在發這個願，我建立的國土要超過十方一切諸佛。所以為什麼是光中極尊、佛中之王？那跟因地有關。

接著，這個《往生論》是天親菩薩作的，也是一位佛門的高僧，他的示現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經驗。他本來學小乘，結果毀謗大

乘，他後來知道大乘殊勝了，很懺悔，拿刀要把自己的舌頭割掉。結果他的哥哥就跟他說，「你不用這樣，你以前用舌頭毀謗大乘，你現在何不用舌頭讚歎大乘？」這一轉不得了，天親菩薩作了五百部論，對後世我們深入經藏幫助可大了。對我們什麼啟示？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以前做錯了，煩惱即菩提，悲憤即力量，危機即轉機，所有做錯的，覺悟過來了，都變成護念眾生的資糧。因為你體會過什麼叫浪子回頭金不換了，你再去勸那個跟你有相同錯誤的人，你會觸動他。

天親菩薩說了，「『略說入一法句故；一法句者，謂清淨句。清淨句者，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。』此論直顯事理無礙之一真法界」，這裡點出來一真法界，純真無妄，唯心所現。我們這個世間為什麼這麼濁惡？唯識所變。我們有落印象、有分別、有執著，一真法界變什麼？變濁惡的世間，五濁惡世了。所以極樂世界它是真心所成就的一真法界，既然是一真法界了，性相不二，性在哪？就是它顯的相。就像我們昨天比喻的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，但是這所有的器就是金。還有就像水，起了波，水在哪？就在波裡面，波是相，水是性。

所以阿彌陀佛的法身在哪裡？法身，一切法都是他的身。所以極樂世界在哪？我們複習一下前面說的，無量光，橫遍十方；無量壽，豎窮三際，橫豎交徹，時間跟空間無量的延伸，橫豎交徹是法界體，就是整個宇宙。舉此體為彌陀身土，亦舉此體為彌陀名號。藕益大師這一段《要解》開解很精彩。所以彌陀的身土在哪？我現在這個身體是不是彌陀身土？假如不是，那阿彌陀佛的法身不就缺我這一塊了。所以極樂世界全是阿彌陀佛的法身。

所以「即事而真，當相即道，極樂世界種種依正莊嚴，一一皆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，一一即是實相」。你看我們從前面實相無相

，要離相，但是是離一切虛妄分別的相。但是西方淨土全是真心所現，即事而真，當相即道。所以我們看到極樂世界依正莊嚴，尤其看到六塵說法，我們有沒有看到阿彌陀佛的心？看到白鶴、孔雀、鸚鵡、迦陵頻伽、這些共命之鳥，看到阿彌陀佛的心了沒有？太慈悲了，知道統統看到老師怕比較緊張，看到鳥給他說法比較放鬆一點。看到阿彌陀佛考慮得如此周到，能不感動嗎？怕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怎麼賈同學長得比我帥？生煩惱了，你看阿彌陀佛考慮得多周到，統統長得一樣，皆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平等了，平等真法界。所以我們看極樂世界，看到阿彌陀佛的心了，真實智慧，無為法身。

所以「達摩祖師傳」不是說，性在何處？性在作用。你要看師父揮揮手，你不只看到他的相，你看到他的心。你能這樣，有時候師父還沒講話，你看到他的眼神，你就流淚了。所以我們能從這裡去體會，你再回到家裡，你看到家裡的一景一物，你看到你父母的用心在哪。我們太容易著相了，就見不到父母的苦心了。著什麼相？著在東西好吃，著在很方便，方便方便享受著，視為理所當然，著相了。

到英國漢學院也不好修，一個人一個房子，裝修也下了不少功夫，很有福報，但不好修，順境比較不好修。假如英國漢學院是建在峨嵋山頂，喝水自己挑，還得砍柴（砍柴賈同學就便宜撿大了，他這麼強壯，我就吃虧大了），你看看那種環境，你看到水都流眼淚，人家挑了很久。所以順境比逆境難修多了。善財童子一生出來，他們家這個七寶就現出來了，他福報太大了，順境修不簡單。

好，我們有機會再來談，希望大家這個禮拜預習一下，我們爭取下禮拜兩節課就能把這個「玄義」講完。但是大家再預習一下《淨修捷要報恩談》黃老講的第十一拜，這個對我們的理解，本經真

的是一一即是實相，以實相為體，會很有幫助。

好，謝謝大家。